

老人的村庄

李忠元

“狮子山”台风肆虐，下了一晚上的倾盆大雨，到了第二天早晨，大雨终于有了停下来的意思。

黄老汉起了床，他推开房门，发现自己的土坯房竟然泡在白亮亮的水里，土坯房就像搭上了一艘飘摇的小船，让他触目惊心。

黄老汉这座老房子建得早，整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本来就千疮百孔，经雨一泡，倒塌的危机立时显现。

眼下迫切的任务是排掉积水，在墙根下打几个木桩做支撑，防止墙体被水浸泡后进一步坍塌。房子要是倒了，黄老汉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
不是没钱建房，而是根本没有干活的劳力。黄老汉的儿女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，都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了，就连逢年过节都难回家一趟。这下，村庄就属于老人了，黄老汉等一代白发苍苍的长者成了这个村庄的主宰者。说到底，整个村子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了，哪有一个能出力的啊？

没有劳力，也得找劳力。在这样迫切的困境里，黄老汉在村里一家挨一家地找，总算在老人堆里找出两个体力壮一些的，就央求他们帮自己修葺一下房子。

没了年轻人，老年人的劳力显得弥足珍贵。他们有约在先，帮一个工，用工者的儿子回家时，就要主动上门帮着做一些重体力活，这是全村人定下的死规矩，谁也没权利更改。

黄老汉满口答应下来，他心里知道，因为这条不成文的规定，自己都给儿子答应出去三十多个换工了，可儿子根本没有回来一趟，这些换工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符号。

黄老汉一想到这，就感到自责和惶恐，觉得自己实在对不住这些朴实的乡亲们。

不过，两个老人根本没有过多考虑那些陈欠，最终还是来了。他们和黄老汉共同努力，费了好一番周折，才将黄老汉的房子做了加固，垫上了护坡，免得再下雨，水再次泡到墙体，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收了工，黄老汉为两个累得大口喘息的老人预备下了饭菜，推杯换盏之后，才让他们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

不过，黄老汉可没算完，他拿出抽屉里的小本子，在上面郑重地记下第七个“正”字。黄老汉捧着手里的本子，看着第七个只剩最后一画没写全的“正”字，顿时觉得压力山大。这可是三十四画啊，整整三十四个工，儿子回来了，他一定敦促儿子还给人家，不能攒下人情，这东西压得人实在喘不过气来啊！

没想到，正当黄老汉为这事牵肠挂肚的时候，儿子还真的从城里回来补办丢失的身份证了。

坐在酒桌上，黄老汉就把这件牵肠挂肚的事说了出来，还再三叮嘱儿子这回在家多住几天，好将欠人家的工统统还给人家，做到两不亏欠。

黄老汉急得像跳猴似的，可儿子却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他滋滋溜溜地喝了两大杯白酒，就匆匆回房间睡觉去了。坐了十个小时的长途车，难免犯困，他也着实困倦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黄老汉心里有事，睡不着觉，就早早地起了床，走到儿子的房间，准备催促他去给乡亲们还工。没想到，儿子的房间竟空空如也。儿子说不上啥时候走了。黄老汉的心悬着，根本不相信儿子会这样一走了之，可找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，看来儿子还真是走了。

黄老汉失魂落魄似的，他觉得那个小本子上他用心记下的三十四画的“正”字越长越大了，背负在他老弱的肩膀上，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了。

无独有偶，黄老汉的邻居王老汉也正为此事上火，王老汉也欠下三十个工，可儿子竟在城里遭遇了车祸，下半身截肢，终身残疾。王老汉得悉儿子的病情，再看看同样记录换工的小本子，摇了摇头，竟然一伸腿，走了。

虽然欠下了饥荒，但王老汉死得正是时候，全村人反而对王家父子大为赞扬，主动说他们欠下的工不用还了。

看人家王老汉这么讲义气，黄老汉一时急火攻心，竟然也病了。

黄老汉躺在床上，可直到奄奄一息了，还是闭不上眼睛，嘴里始终重复着那个数字，三十四、三十四、三十四……

儿子回来了，黄老汉的老伴儿为了让黄老汉能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，安息于九泉，就打发儿子一家挨一家地还工。

当儿子整整做完了第三十四个工的时候，儿子刚好听到了自己家的方向传来了悲凉的哭声……



守护 石颖 摄

老街鞋匠

王 优

老街上有一对夫妇，丈夫一米七几，轮廓立体，开口叽里呱啦，外号“哑巴”。妻子耳聪目明，能说会道，腿一长一短，人称“瘸子”。

十多年前，刚到小镇，人生地不熟。有天走在街上，腿一歪，高跟鞋陷进青石板的缝隙里，折了。趺拉着掉跟的鞋，窘然无措，不知哪里有修鞋的摊。

“鞋跟掉了哇，找哑巴嘛！”旁边奶茶店的老板顺手一指。小巷横街进去，十来米处，有个小小的修补摊。“哑巴手艺好，分分钟的事。”老板说。

颠簸着走过去。见一年轻男子，正在给一双新鞋换橡胶胶。这我知道，新买的鞋，有的胶子太硬，走起路来哆哆嗦，声音忒响。拔去胶子，换一个厚实的橡胶胶，消声又有弹性，环保舒适。

他抬眼看到我，立马停下手中的活，从屋里掇一只凳子，拿出一双拖鞋，努努嘴，示意我坐下，并立即着手处理我的鞋。用抹布擦去断根处的灰尘，打磨，涂胶，粘贴，摁压，再楔入几颗钉子，一一捶瓷实了。又指指磨斜的跟，拿出一个新的来，看看跟，看看我。“都换掉吧。”我说。修好之后，穿在脚上，舒舒服服，稳稳当当。

整个过程，他没说一句，唯闻钉子锤子机器的声音。九月的阳光照在小巷里，空气中飘浮着橡胶皮具机油鞋子的味道，一切陈旧而静谧。

慢慢熟悉了，方知奶茶店老板所言非虚。

“哑巴”修鞋修伞修自行车，开门开锁配钥匙。新鞋旧鞋，掌个鞋钉个跟，补个胶扎个线，即使大修大补，真的是分分钟修补一新。修伞修车配钥匙，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技术好，动作快，态度谦和，价格合理，整条街上，就数他生意最好。人人都说他眼睛尖，脑子灵，手脚快，一看就会，一学就精。从未拜师学艺，完全自学成才。“如果哑巴不哑，那不得了！”一提起哑巴，男人女人，老的少的，但凡知道的，没有谁不真心佩服。“他配的钥匙就是好用。”“开个修理摊，养活一大家子

人，还买房。啧啧！”“别看他哑——有几个赶得上他嘛。”“有技术，不拿大。对老婆好，对儿子好。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远远近近，但凡需要修修补补的，心里想着的总是去哑巴那儿。

哑巴三十多岁的年纪，微有听力。顾客一来，交出手中物件，说出自己的要求。他点头一笑，拿起工具，叮叮当当，三下五除二，哦，好了。顾客拿在手里，左看右看，横看竖看，嗯，又称心又如意。“多少钱呢？”顾客问。哑巴伸出手指比画着，三块两块，收钱找钱，数目清楚，动作麻利。

有些时候，事件比较棘手，沟通便没有这样顺利。哑巴拿了物件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地看，叽里呱啦一大通，顾客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一时僵住。这时候，他瘸腿的妻走出来，充当起翻译官来，把哑巴的意思说给顾客听，把顾客的要求比给哑巴看。哦。原来如此。在她的翻译比画下，事情很快圆满解决。

有一次去修鞋，见夫妻二人在屋子里收拾货架上的东西。他们一边做事一边交流，哇哇哇，嗯嗯嗯，有说有笑，没有一点障碍，比普通的夫妻更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满足。他的叽里呱啦，她都懂；她说的，他似乎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瘸腿的妻为哑巴生了两个儿子，齐齐全全，健健康康。老大上初中了，成绩优秀；老二上幼儿园，活泼可爱。阳光很好的冬日，他们一家四口骑自行车玩。哑巴载着他瘸腿的妻，弟弟坐在哥哥的后座上。他们在步道上追逐，飞驰，抛下一串串脆生生的笑声。

哑巴夫妻从不吵架，他做手艺，她做家务，她是他的嘴，他是她的腿，取长补短，合二为一。更多时候，他们用眼睛交流，用神态交流。在有声与无声的世界里，在有情与无情的尘世间，他们相互怜惜，相互懂得，互帮互衬，相携相依，日子平淡而充实，内心简单而安静。街坊邻居都说，哑巴好福气，瘸子好福气，两口子恩恩爱爱，一家子和和美美。这真是前世积德，老天开眼，修修补补，修来了一世的幸福。

